

哲学史

49 对大卫·休谟的反应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好的，我上次说过，今天我们会先回顾一下休谟的伦理学，以便大家有机会讨论和反馈。而且，在我看来，这无论如何都是引入我们之前提到的18世纪道德哲学家们的恰当方式。那么，就让我先回顾一下休谟的伦理学。大家应该还记得，他提出的核心问题是：道德究竟是基于理性还是情感？

显然，认为理性是其基础的观点是约翰·洛克和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当然，他们也拥有先天知识。至于休谟，问题在于我们所说的理性究竟是什么。它关乎观念之间的关系和事实。

就思想关系而言，理性确实可以帮助你定义伦理术语，并将伦理概念联系起来。仅此而已。至于事实方面，它可以帮助进行经验性的预期，预测后果，因此他才强调功利原则。

但当他深入到那个阶段时，关键在于事实可以告诉你，你所面临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如果你采取某些行动，可能会发生什么？但你如何从“实然”推导出“应然”呢？值得称道的是，在伦理学史上，大卫·休谟是第一个真正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我们称之为“实然-应然”问题。此前，人们一直认为存在某些客观的、理性上可理解的道德真理，它们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应然”，或者说，如果这些真理关乎上帝的诫命或旨意，那么它们就代表了上帝赋予它们的“应然”。然而，休谟作为一名经验主义者，由于缺乏这种宗教伦理基础，他致力于从经验本身推导出伦理义务。

你看，如何从“是”推导出“应该”？这正是休谟时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以经验为导向的伦理理论的问题，甚至远至20世纪中叶以后。我们会反复探讨这个问题。在我看来，问题在于休谟所说的经验主义本质上就是经验科学的方法。

他认为这是牛顿的方法。所以问题在于，18世纪的科学方法观念认为科学思维、科学方法是价值中立的。明白了吗？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科学正在研究的世界，即牛顿宇宙，是一个价值中立的世界。

一个不带价值判断的事实世界。的确，如果按照牛顿的理论，你所拥有的仅仅是物质粒子和盲目的力在运作，那么自然界就没有任何内在的目的。明白了吗？而他们当中的有神论者，就像早期的笛卡尔一样，认为上帝的旨意蕴含在自然机制的运作方式之中。

但如果你只有自然机制，那么这个世界本身就没有任何道德意义。明白吗？我认为由此可见，如果真是这样，价值产生的唯一途径就是它们作为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性价值，因此才有了功利主义。作为实现你所断言、所假设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但你仍然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从“实然”中得出“应然”，即“你应该做什么”。

道德义务是存在的。至于道德义务的来源，以及道德知识（即对善的认知），他必须诉诸情感。因此，尽管理性在这些方面确实有所贡献，尤其是在了解各种选择的效用方面，但他最终还是要依靠情感才能理解任何形式的道德义务。

你还记得我们刚才讨论的那幅图吗？它描绘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或感受？嗯，最初，它诉诸的是仁慈，一种普遍的、自然的仁慈之心，字面意义上的为他人谋福祉。这与霍布斯之流的纯粹利己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人天生具有仁慈之心。为什么是天生的仁慈？他如何解释这一点？仁慈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它包含着对他人的遭遇所产生的愉悦或痛苦之感，我们称之为同情。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同情，是因为我们与那些正在经历困境的人之间存在着经验上可观察到的事实相似性，因此，在同情背后，隐藏着相当程度的利己主义。

所以，尽管仁慈本身不能简化为利己主义，但它与利己主义相关。它融合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元素。当然，这些都是感觉、道德情操，或者说是反思的印象。

正是由此产生了“应当”的概念，这种“应当”仅仅意味着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做，我希望他们拥有美好的未来，等等。而其背后则隐含着了一丝利己主义的意味。简而言之，这就是休谟的伦理学。

因此，由此产生的构成正义的规则，你看，正义的意图是功利性的。他称这些规则为自然法则。但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出于功利目的而需要的正是自然法则。

好，我先停一下，听听你对我们上周五所作所为的看法。是吗？他从哪儿得出“应该”这个结论的？没错，毕竟，任何伦理都不仅仅是对人们实际行为的描述。那不是伦理。

那是社会学。不，如果你想谈论伦理，你谈论的是规范性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追求的善是什么？为什么要行善？为什么要做好人？你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休谟的回答是，我们内心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去做这件事。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是自我强加的；而霍布斯在利维坦情

境中则认为，从长远来看，虽然“应该”源于某种自我强加的契约，但最终却是由利维坦这种社会力量强加的。

在神命论中，伦理学认为“应当”是上帝的旨意，是神圣赋予的。但在休谟的伦理主观主义中，“应当”则是一种自我强加的准则。因此，人们不会就此断定他是伦理相对主义者。

不，因为心理学的普遍共性在于，同一种善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所有人身上。所以他试图找到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基础，一种普遍适用的道德义务。而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寻找某种普遍相同的事物。

他研究的是人类心理学。大卫，同情心的产生必然是因为他人生活中的痛苦吗？难道我们社会上就没有一些人以他人的痛苦为乐吗？你看，如果真是这样，大卫，你是不是可以说，有些人天生的善意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与自身的快乐和痛苦无关？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对人类心理学有了不同的认识。

你会如何论证你的观点？你会如何论证他的？嗯，也是在同一个节点上，我们稍后会再详细谈谈他。你可能在入门课程中记得，戴夫，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在他们的课程中读过同样的内容，但约瑟夫·巴特勒对伦理利己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心理利己主义——即认为每个人都将自身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观点——有一个经典的回应。他的回应并非认为存在一些完全无视自身利益的人类行为。不。

他的回应是，这些行为或许与自我有关，但其主要关注点并非自身利益，而是所追求的目标。这并非自我中心。利己主义才称其为自我中心。

不，但即使是巴特勒，这个语境下反对利己主义的主要人物，也没有说“自我指涉”。不，他允许这种说法。我想，如果你能允许这种说法，就能缓和局面，因为利己主义者会说，看到别人相处融洽，而你也参与其中，难道你没有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感吗？明白吗？是的。

没错。不。看到人们能够维持生计，远比看到他们挨饿更令人欣慰和高兴。

知道，这很痛苦。你必须把这种现象考虑进去。所以，事实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完全无视所有自身利益的人类行为？巴特勒倾向于说不存在。

你看，利己主义并非认为存在自利，而是认为自利是主导的、凌驾一切的、最终的、占据一切的。所以我想我并不担心这一点。但我更担心的是，有些人恰恰相反，他们极度孤独，以他人的痛苦为乐，他们知道自己会从中获得快乐。

哦，恶意。是的，恶意。哦。

是的，我想休谟会反对。不，即使是这样，巴特勒之流也会这么认为，尽管有些虐待狂喜欢看别人尖叫，但他们仍然对某些人抱有某种程度的善意，哪怕只是对宠物狗。这种程度的善意永远不会完全消失。

那个对自己的孩子百般疼爱，却毫不犹豫地杀害其他人的黑帮分子；那个对女友温柔体贴的希特勒。嗯，这其实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好的，你明白休谟的用意了吗？好的，那我就继续，简单谈谈18世纪哲学家的道德观念。我提到了四位。当然，实际上还有很多。

但那四位分别是：沙夫茨伯里伯爵、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就是《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著有道德情操论），以及约瑟夫·巴特勒。约瑟夫·巴特勒是伦敦一位圣公会牧师，他流传至今的大部分伦理著作都是他布道的讲稿。

我敢说，它们更像是哲学讲座，而不是你听过的任何布道。不过，那毕竟是18世纪的事了。好吧，那么，我们来谈谈这个思想流派，也就是道德感哲学家们。

他们像大卫·休谟一样，将伦理学根植于人类心理学，即道德心理学。他们肯定，除了五官之外，我们还拥有某种道德感，某种道德意识或情感。

正如我们上次提到的，休谟本人在谈论他自身的感受时也使用了“道德感”这一术语。这种道德感哲学似乎是在与托马斯·霍布斯的利己主义对立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某种程度上继承了17世纪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的思想。

我们在讨论洛克的时候稍微谈到了这一点。当然，剑桥柏拉图主义者们，凭借他们固有的观念，反对机械论的自然观。他们是英国国教传统中的广义教派人士。

但由于剑桥柏拉图主义者相信普遍真理的存在，因而也相信客观真实的伦理理想，他们百分之百反对托马斯·霍布斯。但他们反对的不仅是霍布斯，还有在克伦威尔统治下的英联邦时期盛行的强势加尔文主义。

18世纪的道德哲学家们也持同样的观点。他们反对强烈的加尔文主义，对人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人类天生没有善意。

我们都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你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的问题了吗？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对立。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听过一位20世纪早期道德感哲学家后裔的演讲，他是一位名叫布罗德（Broad）的英国人，布罗德，C. D. 布罗德。

他当时正在讲授一个问题：利己主义还是利他主义？他认为自己要么是某种利己利他主义者，要么是某种利他利己主义者，他自己也说不准。但他论证的方法是诉诸于在他看来显而易见的道理。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道德感，使我们能够在理解某种情况后，辨别什么是正确的。

从道德意义上讲。是的，在 在布罗德的时代，这被称为直觉。因此，20世纪继承这一思想的人被称为伦理直觉主义者。

稍后还会见到其他几位，比如G. E. 摩尔和W. D. 罗斯。

但道德感哲学家们预料到了这一点，他们谈论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根植于我们道德敏感性中的自然仁慈。正是这种道德感，这种道德能力，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

道德能力确实具有三种功能。它使我们能够感知某种行为或情境的道德品质。它使我们能够赞同或反对这种行为或情境。

根据具体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因此，它涉及感知，道德感知，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它涉及道德认可，涉及做出道德判断。

还有道德动机。所以，正如你所看到的，道德知识来源于此，而“应当”或“义务”则源于判断和动机。你必须将责任或义务的概念转化为“我必须这样做”的动机，即驱动行为的动机。

由此看来，大卫，行善不能简化为快乐或私利之类的东西。这并不排除快乐或私利的可能性，但它不能仅仅被简化为这些。休谟也持同样的观点。

道德感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它具有独特性；它无法被还原为任何其他人类能力。它仅仅是上帝创造我们时赋予我们功能的一部分。

所以，尽管你仍然能感受到休谟式的伦理主观性，但它却有着有神论的基础，这使得其动机和认可远比其他情况更有分量。现在，虽然这就是这些道德感论者的整体观点，但他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个重大分歧：这种道德感本质上是认知性的还是情感性的？

这是理性问题还是情感问题？这正是大卫·休谟所探讨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认为它本质上是非认知性的，是品味和情感的问题，尽管具有普遍性，这些人包括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也就是我这里提到的前两位。亚当·斯密也持类似观点，尽管他的观点不如他们那样全面和清晰。

但至少还有像苏格兰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里德这样的人，他们指责巴特勒奉行的是一种感性而非知识的伦理观。另一方面，巴特勒，以及我们将在《苏格

兰现实主义》中看到的托马斯·里德（他在伦理观上与此非常相似），都认为这种感觉是一种认知能力，是一种认识，而非一种感觉。它包含的是观念，清晰的观念，而不仅仅是某种快乐或痛苦的感觉。

好的品味究竟能给人带来怎样的感觉？如果是品味，那么好的品味又是什么呢？满足感？愉悦感？谈论情感层面，很难避开“愉悦感”这个词。这就是他们分歧所在。在这些人当中，你或许会对约瑟夫·巴特勒（Joseph Butler）特别感兴趣，他是英国国教的一位主教。对某些人来说，他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用“良心”（conscience）一词来指代道德感。

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这种道德感就是良知。他不遗余力地阐述良知，你可以看出这与他和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有多么相似。在巴特勒看来，良知只是他所谓的各种心理倾向中的一种。

心智的倾向。换句话说，我们生来就具备某些能力和倾向。正如他所说，这些倾向是上帝赋予的。

这些倾向，在其运作过程中，赋予了我们这种道德感。现在，这四种倾向首先是特定的激情，他似乎特别指的是欲望。对满足的欲望。

因此，也包括与饥饿、性欲、愤怒相关的各种感觉、情绪和欲望。对特定对象的特殊欲望。以及自恋的倾向。

那是利己主义。一种仁慈的倾向，爱他人的倾向。还有他称之为良知的第四种倾向。

如今，自爱和仁慈能理性地约束我们的欲望。出于自身利益，你会克制过度放纵；出于仁慈，你会克制愤怒。

诸如此类。另一方面，良知则是平衡自爱和仁慈的倾向。你看，如果你试图用自爱和仁慈这两个原则来引导你的情感，你怎么知道自爱不会占据主导地位呢？那样的话，你最终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的人。

或者说，无私到无法正常生活。这时，良知就发挥作用了，它帮助我们在选择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时保持平衡。良知既具有认知功能，帮助我们感知并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又具有权威性，能够做出赞同或反对的决定。

它激励着你。而这正是源于良知的这种权威性，我的一位老师过去常称之为“良心的刺痛”。你的良心会刺痛你。

你看，正是出于这种良心的谴责，才产生了“应当”的概念。嗯，这是另一种道德心理学，与大卫·休谟的非常非常相似。巴特勒的理论或许有两点不同。

其一是强调道德感的理性层面，即良知的认知层面。其二是认为人的倾向、心理构成、思维倾向、情感等等，都是上帝赋予其特定功能的。因此，有德之人就是以最佳方式行事的人。

一个运转良好的人就是一个有德之人。这听起来很像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还记得亚里士多德把幸福视为善的观念吗？一个理性的人在整个人生中运转良好，就是幸福吗？你看，就是整个人生按照理性运转。

所以它似乎带有亚里士多德的风格，但它是一种道德心理学。好吧，也许现在对道德哲学家的了解就足够了。他们曾经是大量研究的对象。

如今，人们更多地关注它们作为对休谟和霍布斯等人的历史性反动，更多地关注它们作为20世纪伦理直觉主义的预兆，更多地关注它们作为认知伦理与情感非认知伦理之争的开端。

但他们都是有趣且重要的人物。我认为他们所做的一件事是帮助我们认识到，伦理主观主义，即基于道德心理学的伦理，可以提供一种普遍的、而非相对的伦理。休谟的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点，但我认为，在这些人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你或许会对圣经中“良心”一词的用法感到疑惑。我倾向于认为巴特勒对“良心”一词的解读比新约圣经本身要丰富得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词本身（希腊语为synothesis，动词为ideo，介词为sun）合起来的意思仅仅是能够综合看待事物，将各种因素联系起来，做出判断。

法语中“意识”一词就是“良心”。意识就是良心。你看，它其实就是做出判断、观察事物、将各种信息联系起来的能力。

在我看来，这个词的本义与圣经中对它的用法非常接近。良心绝非神话中那种完美无缺、如同匹诺曹般不可战胜的东西。它并非完美无缺，也可能存在模糊不清、极易出错的情况，因此需要通过了解相关知识来判断。

总之，我认为巴特勒的观点更进一步。在我看来，他似乎仍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果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难道不应该有一个答案吗？是的，我认为答案从几个方面都存在。

其中之一是这样的。这些诫命是上帝赐予的，目的是提供道德指引。因此，“应当”等同于“上帝说，去做”。

另一个方面则与赞同或反对有关。因为如果这种道德感是一种做出道德判断的能力，比如判断“这可以接受，符合标准”、“那很糟糕，不要这样做”，那么它就内在于这种赞同或反对的感受之中。

所以，你被迫运作的方式本身就体现了它的命令。我想他会这样回应。如果你觉得这有点奇怪，我很难相信，那就问问自己，这里有没有人，或者说，如果有更多人，任何形式的混合听众，会有人在道德上赞同为了纯粹的虐待狂快感而折磨无辜的婴儿，看着他们痛苦地尖叫，看着他们的母亲在极度痛苦中发疯。

显然，每个人都会对某些事情产生反抗心理。这正是这种现象背后的根本原因。当然，也可能存在例外。

就像撒旦教的部分一样？是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你如何处理这些例外情况？你是不是应该寻找其他善意的例子？或者，像巴特勒那样，在这些情况下，你是不是应该说，有些东西出了问题？我们现在在道德心理学中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的。

我们说，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在道德上是不健全的。他们根本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也完全没有道德感。

显然，无论出于心理还是生理原因。特洛伊。我很好奇，尤其是你，不太注重道德逻辑，他们怎么能从……它的内容中得出实质性的、我是说规范性的、普世的伦理观。

我们在道德逻辑方面究竟能达成多少共识？是啊，是啊，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但我认为，就像其他任何关于何为相关、何为普遍适用的问题一样，你必须加以区分。你是说他们都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处理这些案件，还是指某个具体案例？你是在讨论某个具体案例吗？你是在讨论关于责任领域的普遍规则吗？比如禁止杀人的规则？某些情况下可能存在例外，但禁止杀人的规则是存在的。或者你是在讨论没有例外的原则吗？比如仁慈原则？

因为无论这些原则的基础是什么，相对主义都会在某些方面出现。我认为这些道德哲学家们想表达的是，普遍存在的原则是显而易见的。总的来说，比如仁爱这样的道德原则。

就像有限的利己主义一样。这些都是总体道德原则，它们构成了普遍规则。我的意思是，何为仁慈是非常主观的。

不，它的构成要素是做你认为对他人有益的事，并且是出于行善的愿望。没错，但你认为什么是善是主观的。啊，是的，你看，在任何伦理体系中，你认为什么是善都会取决于很多具体情况。

以“不可杀人”这条诫命为例。那么，什么是杀人呢？吃鸡算吗？割草算吗？明白了吗？不，你必须先定义它。就这条诫命而言，结合上下文来看，很明显，在利未记的上下文中，出于各种原因，这条禁止杀人的普遍规则允许一些例外情况。

所以这只是个具体问题。但你看，伦理相对主义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普遍原则。伦理相对主义的定义，比如我在入门教材中引用的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一段话，将其定义为认为所有环境条件……嗯，任何伦理学家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定义。

你看，因为我们认识到，在某些信仰和习俗方面，会因经济状况、气候等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没有人会声称所有具体的信仰和习俗都是普世相同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最经典的例子就是食用祭祀过偶像的食物。

你看，这其实是一个文化问题，取决于具体语境等等。不，相对主义者会说所有这些都是相对的。而有些非常拘泥于教条的绝对主义者，比如一些重建主义者，会试图把所有事情都说成是绝对的。

你看。但我觉得这里强调的是圣经伦理。主对你的要求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然后，它就一般领域详细阐述了这一点，就像十诫一样。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悲剧性的例外，例如旧约中的死刑。

所以我认为，如果你问道德哲学家什么是绝对的，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仁爱的总体原则和有限的利己主义，那么在这方面，他们就与相对主义决裂了。是的，休谟也是如此。是的，休谟也是如此。

他或许没能按照你希望的方式去做，但他确实做了。不，我认为把基督教伦理简单地理解为一切都是绝对的，是对基督教伦理的过度简化。事实并非如此。

并非如此。我称之为有限绝对主义。好的，关于道德感哲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哦，我应该说，像巴特勒等人，在研究过程中会尝试推导出普遍规律并将其应用于具体案例。

以我几年前听过的C. D. Broad为例，他的倾向是，在牢记一般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具体案例。当他分析案例，并在决策过程的某个阶段，在权衡所有因素

后，他会说，根据这条原则，显然应该这样做。现在，关于这种道德直觉方法，我再补充一点。

在我看来，伦理直觉主义或道德感哲学有两种不同的流派，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切分蛋糕。一种流派认为，总体原则可以通过道德感凭直觉感知。另一种流派则认为，你在具体案例中的行为，对道德感而言是显而易见的。

我想，应该还有一些理论将两者结合起来。20世纪的直觉主义者们，我认为，指的就是这种理论。他们所关注的是那些凭直觉就能理解的总体原则。

我认为巴特勒和人们的道德感是成立的，但他们也可能进一步讨论具体案例。我提到过20世纪的直觉主义者G. E. 摩尔。他认为善的概念是一种直觉观念。

这就是他的原则。在具体情况下你应该怎么做？对摩尔来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的决定，并非凭直觉就能做出的。

这是能最大限度造福大众的方法。哦，好吧，这可以留待你们明年的伦理理论课学习了。好了，我稍微清理一下这个。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大卫·休谟的认识论以及苏格兰现实主义的回应。上周，你或许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避免休谟的怀疑论？鉴于他从观念论和表象知识论中得出的怀疑论结论，怀疑论是否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休谟的信念心理学是否是避免最终结论的唯一途径？他的信念心理学是否是唯一的出路？那么，让我来介绍一下休谟之后出现的五种尝试。

为了解决这个认识论问题，其中一种方法无疑是休谟的。也就是说，一种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信念心理学。

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就是让人相信。从心理层面来说，相信是合理的。事实上，只要情感按部就班地发展，相信就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因此，遵循这种信仰心理学，就会出现一种实用主义。一种导向实用主义或与实用主义并行的信仰心理学。这里我指的是一些人。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读过他那篇题为《信仰的意志》的文章。如果还没读过，你们以后很可能会读到。某个时候。

他简单地论证说，如果某个问题上双方都没有明显的证据或论据，那么你就应该诉诸于激情，也就是休谟意义上的激情，也就是说，基于非认知理由的激情。

因此，信仰就仅仅成为个人心理构成的结果。詹姆斯究竟指的是普遍的还是相对的心理构成，这一点并不明确。似乎在某些文章中，他持前者的观点，而在另一些文章中，他又持后者的观点。

但至少信仰是心理构成的一种体现。实用主义路径。比威廉·詹姆斯更早，也更少实用主义的信仰心理学家是约翰·亨利·纽曼。

19世纪在牛津，谁写了一本名为《语法进阶指南》的书？ 《语法进阶指南》。

我认为现在还在印刷的那本平装本的书名是《上升的语法》（A Grammar of Ascent）。就这么简单。其实，他所做的，是区分两种确定性，他称之为“确定性”（certainty）和“确信”（certitude）。

确定性和确信。这里的确定性指的是逻辑上的确定性，即论证上的确定性。

而确定性与心理上的确定性有关。正如你可能预料到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主张的是确信而非确定性。好吧，这是一种思路，一种略带实用主义色彩的信念心理学。

这种观点认为，有些信念在心理上是不可避免的。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们确实无法避免。从逻辑角度来看，它们或许可以避免，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们却无法避免。

你会发现，除了苏格兰现实主义者之外，许多后来的现实主义者也都有类似的观点。例如，他们会说，如果有人不相信外部世界（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你就给他一杯砒霜，看看他会作何反应。诸如此类。

显然，他们的不信并非他们真正认同的不信。G. E. 摩尔曾讲过一位苏格兰理想主义者，他说时间是不真实的。显然，当他说自己讲课前吃了早餐时，他根本就没想到要吃早餐。

他根本不是那个意思。那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显然，语言和行动的语用机制决定了我们在过程中会做出某些肯定。如果人们在言语上否认自己在行动上所肯定的事情，那就自相矛盾了。

因此，实用主义涉及实践层面，涉及实践中不可避免的事情。第二个显而易见的选择是摒弃表象理论。你们知道我们在笛卡尔和洛克那里发现的观点，即我们思想的直接对象仅仅是观念。

如果我们想要提及任何超心理的事物，就必须有证据证明它们的存在。这种认为观念使我们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观点，就是表象理论。而另一种选择则是否定表象理论。

换句话说，要保持一种直接的意识，一种直接的现实主义。直接的现实主义。而这正是这些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所做的。

他们明确地否定了表象理论和观念理论，并试图论证直接实在论。我们稍后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第三种选择是否定观念理论的原子论。

你看，洛克和休谟都认为，简单的思想是悄无声息地、一个接一个地涌入我们脑海的。啵。啵。

啵。而将不同的想法结合起来则是另一回事。我们无法立即理解复杂的概念。

根据休谟的说法，我们进行组合是基于一些我们无法证明其合理性的联想原则，比如因果关系。你看。显然，另一种选择是摒弃离散观念的原子论，并坚持认为经验更多地是以格式塔的形式而非一系列离散的行为刺激的形式呈现给我们。

你看，也就是说，一个结构完整的整体。结构完整的整体。

你对格式塔心理学有所了解，应该知道实证研究似乎更倾向于这种经验观，而非原子论的条件反射观。因此，你需要否定观念的原子论，并以此论证我们能够直接感知整体，而不仅仅是感知构成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因此，他们需要直接意识到各种关系，例如因果关系。而这正是苏格兰现实主义者正在做的。他们同时采用了这两条路径。

好的。第四点，非常明确地，就是拒绝唯名论。拒绝休谟和贝克莱的唯名论。

至少要回到洛克黑德那种概念主义。我们能够也确实会考虑诸如物质、空间、时间等等抽象概念。这样就能发展出一个整体的概念框架，作为一个整体框架，即使某些组成概念可能没有直接的经验参照，它也可能具有经验参照。

我认为在苏格兰现实主义者身上也能找到一些这种影子，虽然不像后来的思想家那样明显。说到后来的思想家，怀特海的例子就非常明确了。

顺便一提，康德和黑格尔的思想中也略有这种倾向。当然，最后一种选择，也就是第五种，就是彻底否定经验主义本身，即否定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是经验的说法。

摒弃经验主义，就意味着引入先验原则，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做的那样。

结构原则、范畴。或者像柏拉图那样，认为是先天观念。康德也走了这条路。

康德在经验输入的基础上引入了先验原则。当然，当我们真正开始研究康德时，还有待观察——或许这周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能开始了。但我们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康德引入先验原则的方式是否比休谟的方法更胜一筹。

我想这取决于你谈论康德的哪个方面。如果你谈论的是他的伦理学，也许是这样。如果你谈论的是关于时空世界的知识，那就不是这样了。

但显然，这是另一种选择。所以，除了休谟自己的认识论之外，还有其他认识论的替代方案。当然，除了他自己的认识论之外，还有其他实用主义的变体。

此外还有其他四种类型。进入20世纪，我们会遇到所有这五种类型。